
1

陈荣下了车,一踏上故乡的大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几十年了,只从两个表妹的来信中知道家乡的变化,但毕竟是书面上的描绘,说得再好听,形容得再漂亮,总不如眼见为好。他随着下车的人流往前走,他记得脚下的这条路,原是狭狭的,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要是对面来了一辆小板车,或是别的什么车,这两个人必须侧身站到路旁去。如果是几天不下雨,路上的泥尘被风一吹,让人睁不开眼睛。如果下了雨,到处是积水,路上的行人,不是把自己的裤脚溅满了泥浆,就是把旁人的裤脚溅上泥浆水,所以有人就骂它是一条阎王路。今天他走的却是一条宽阔、光亮的水泥路,两旁有高高的洋楼,底层有经营各种各样商品的店铺,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了。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络绎不绝。两旁人行道上,都是来往的穿红着绿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条路一直延伸到泾河镇的老街,大约有两公里的路程。他走到老街看看,老街也大变样了,街道不仅拓宽,而且十分整洁,店面一个接一个,十分俨然。不时地里面传出各种优美的乐曲声,使人陶醉,叫人振奋。原来的那个十字街口,现已扩展成一个圆形的广场,中间有各色鲜花,四周安放着石条凳,供人休憩。他看着,心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变化真大啊!”

陈荣这次回故乡,主要是因为他家的老屋要拆迁,遇到了一点与人家纠葛的事要亲自处理,同时也想见见多年不见的乡亲,特别是两个从小在一起长大、一起读书的表妹,她们常常去信催他回来,只是苦于工作忙,抽不出时间来,今年他刚退休,时间属于自己的了,便一个人回来了。他动身前,电话告诉两个表妹,说要来,却没有说明动身的确切日期,所以,她们无法知道何时到车站去接他,这就把她们害苦了,害得她们每天去等,但总是扑空回家。现在他站在十字街口,看看四周,见不到认识的人,正想往北街上走,对面却来了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妇人,不等他认出来,她就跑上前来喊他了:“哎哟,荣哥,我终于等到你了。”她就是他的姑表妹陈红。

兄妹相见,格外亲热,二人你看我,我看你,千言万语不知从哪里说起,过了好久才同时说出同样的一句话:“哥哥(妹妹),你真老了。”说着,二人并排着向北街走去。

北街也拓宽过,两边的店铺后面,全是一幢幢崭新的高楼大厦。陈荣边走边听表妹的叙述,边观看着这‘非’字形的街道两旁的楼房,心中不禁想起了“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诗句。他心中说:“要是这位古人活到今天,一定会很欣慰的。”

他表妹越说越滔滔不绝,不觉就到了街的尽头。街的顶头仍然是零零落落、高高矮矮的老房。他表妹告诉他,两边的一大片旧房今年年内全部拆完,明年开春动工兴建一个片区;以这条路为界,东边的这一大片旧房,暂时还不动。有人说,最近又有一个开发商想动这一片的脑筋,这样爱华的娘家也可住新楼了。

他表妹说的爱华,是他表妹的媳妇,是他姨表妹李芬芬的女儿。因为陈红表妹家是在这些旧房的西南角,跟他家老屋相距不远,都属这次动迁的对象,而潘家、爱华的娘家在东边这些旧房的东北角,这次拆迁轮不到他们。

他们边说边走,不觉多久就到了家。陈荣的表妹一进门,就忙

着端凳、倒茶、煮饭、炒菜，忙个不停。

陈荣见他表妹这样忙着，就坐在灶间里跟表妹继续说话。他知道表妹的女儿、女婿、外孙一家人住在很远的地方，一般不回家。他表妹说：“中午只有孙女儿敏敏回来吃，到晚上儿子回家吃，媳妇因为在饭店工作，却不回家吃。”

陈荣听了也就放心了，看表妹的家务不太重，也不太烦。

然而今天却出乎意料，爱华吃了中饭，很早就回家了。婆婆问原因，她却在房里不出来。儿子回来了，才问明白：她让老板解聘了。

遇到这样的事情，作为舅舅的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只不过问问情况，安慰安慰罢了。志才听了妻子的话，忍不住骂了一声粗话，对母亲说：“妈，舅舅远道而来，这顿晚饭你就不要忙了，我们到饭店里去吃。”

妈妈说：“好啊，你打个电话，叫你丈人、丈母也一起来。”

爱华听了自然也表示同意。但到哪一家饭店去吃，就发生了矛盾。丈夫要进爱华工作的爱民饭店，妻子坚决不答应，说：“我刚从这个饭店出来，你却带了全家到这个饭店里去请客，这不是成心让我难看吗？我不去！”丈夫说：“你不懂我的意思，正因为你被炒鱿鱼了，我才这样做，我要问问这个刘老板……”妻子打断了丈夫的话，说：“你要问自己去问，我是不去！”

一个要去，一个不去，二人争个不休，最后在三个老人的说服下，为了舅舅的面子，爱华勉强答应，一同走进了爱民饭店。

但是，他们正互相敬酒、互相祝贺，觥筹交错，兴致正高的时候，泾河小学的马老师来找她的学生张敏敏。敏敏被喊到旁边，马老师说：“张敏敏，我知道刘宏伟常跟你在一起，你们很要好，现在刘宏伟不知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张敏敏说：“我知道。马老师，我带你去找好吗？”

马老师说：“你吃吧，只要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就行了。”

“我说不清，我带你去。”

“你还没有吃好呢。”

大家说：“找孩子要紧，敏敏，你就带马老师去找吧。”奶奶补充了一句：“我把你喜欢吃的菜带回家去，你回家去吃吧。”

“好的，那我走了。”

马老师带着敏敏走出了饭店，爱华看到老板刘祥生过来了，说：“自己的儿子失踪了，还在神气！”

刘老板听得真切，接着爱华的话说：“不要紧，他死不了，即使死了，死个把孩子有什么要紧！——喂，请诸位多提出宝贵意见！”

刘老板转到别的桌上去后，张志才骂道：“提个屁，没心肝的！”

2

敏敏领着马老师出了饭店，在巷子里七转八转，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体育场，敏敏说：“他一定在那里。”

马老师问：“你们常到这里来玩是吗？”

敏敏说：“是的，宏伟在家里被阿姨打了就拉住丽丽和我到这里来，告诉我们他阿姨怎么骂他，怎么打他。马老师，你不知道，他阿姨可凶呢，他爸爸也怕她，真像只老虎。”

敏敏说到这里，发现月光下面，在树影中间，独自站着一个人，她高兴地喊起来：“宏伟，宏伟，马老师来了。”

敏敏的话音还在夜空中响着，那人影不见了。敏敏急了，一边飞快地追过去，一边喊：“宏伟宏伟，你别跑，别跑！”

马老师也跟着追，跟着喊。

敏敏眼睛尖早就看清了，那是宏伟的身影，向另一个方向跑去了。眼看距离越来越远了，敏敏急中生智，装着跌跤的样子，尖叫一声：“呀——”那叫声又响又尖。这一声尖叫果然有效，那人影停住了，过一会儿向这边移动了。敏敏坐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哼得越来越起劲，马老师以为敏敏真的摔伤了，跑上去扶她，不停地问她：“伤在哪里 伤得怎么样 要不要上医院？”

这时，那个人到了她们的跟前，马老师已经认出，他果然是刘

宏伟,便喊:“刘宏伟,你还不快点过来?”

刘宏伟叫了一声“马老师”,就走上前来。敏敏见刘宏伟过来了,突然站了起来,“哈哈”地大笑起来。

宏伟不开口,望望马老师,看看她。敏敏说:“宏伟,你一定骂我了吧!不过我不用这个计,今夜一定抓不住你。你知道吗,马老师为了找你,……”

刘宏伟不等敏敏说完,就向马老师道歉,他说:“马老师,对不起。”

敏敏问他:“是你阿姨又打你了吗?”

刘宏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么晚了,老师还来寻找他,他把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教师当作了自己的母亲,差一点激动得扑到她的怀里。马老师连忙扶住他,帮他擦擦眼泪,要他不要哭,安慰他。但她不敢问他出走的原因,刚才敏敏已说过,他的阿姨太凶,她猜得出来,他的出走总有他的想法,他的理由。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外人不宜过问,只是他的阿姨赵芳问她,请她,她才打了好多电话问自己班上的同学,但都说没有见到刘宏伟,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她知道张敏敏可能知道,但电话没人接,到了她家有人告诉她,她家来了客人去饭店吃饭了,她知道敏敏的妈妈在爱民饭店工作,吃饭自然在那里,于是她就往那里去找。再说刘宏伟的爸爸是这家饭店的老板,虽说在电话里,赵芳告诉她,刘宏伟的爸爸也不知道儿子到哪里去了,她想,顺便问问刘宏伟的爸爸也好。所以就到那里去了。现在,人已找到把他送回去就行了。再说两个孩子都没有吃饭,肚子饿了,得快点让他们回家。于是她在街上买了几个包子给他们吃了,就一个一个地送回了家,她才放下心来。

3

马老师把敏敏送回家的时候，家里人都正坐在客堂里说话呢。看到敏敏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马老师没有进屋就走了，她很忙，还有作业要批，再说她也没有吃晚饭，现在真觉得肚子饿了。

敏敏的奶奶见孙女儿回来了，就去热饭暖菜。一会儿就把饭菜端到客堂里的一张八仙桌上，一边叫敏敏吃，一边问敏敏：“你饿了吧？那孩子有没有找到？”

敏敏一边吃一边说：“不饿，马老师买了包子给我们吃。至于刘宏伟，马老师算找对人了，我出马还能找不到？”

敏敏的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她奶奶说：“这孩子说话多老，像老茄干嚼不烂。”

敏敏咽了一口饭，问：“奶奶，你还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吗？要问就问，过时就请别打扰了。”

她妈妈说：“小姑娘家，别这样油腔滑调！”

她父亲说：“你舅公公在旁边，你好意思吗？”

陈荣说：“不要紧，孩子么，就要顽皮一点。”

敏敏说：“你们听你们听，到底是大城市来的，舅公公的话最最最好，我爱听。舅公公呀，你多住几天，噢，一直不要走，给我多讲些大城市里的故事。”

陈荣说：“好好，我就不走，讲故事给敏敏听。”

她奶奶问：“敏敏，你那个同学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敏敏说：“呀，奶奶，你还不知道，这叫做什么呢？对了，叫做‘官逼民反’呢！”

听了敏敏的话，大家都觉得教育孩子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她妈妈说：“你胡说些什么呀？”

敏敏说：“好好，我胡说，我就不说了行吗？”说着，她把碗一推，就到房间里去了。

屋子沉默了一会儿，张志才说：“她说官逼民反，真也有点像。”

陈荣问：“怎么啦？是不是那孩子的爸爸管教太严？”

张志才和刘宏伟的爸爸刘祥生是好友，刘的情况他知道，他说：“不是孩子的爸爸管教太严，是孩子的后娘心太狠！”

陈荣和他的表妹陈红都“噢”了一声，恍然大悟。

爱华却说：“后娘再怎么凶狠，小孩子也不能跑啊！这还了得……”

陈红说：“小孩子出走总不对，要是碰到坏人怎么办！”

陈荣说：“如何教育孩子，着实是个问题，现在提倡素质教育的确是很必要。”

陈荣还想讲下去，志才说：“有问题全怪孩子也不对，大人的身教也重要。”

爱华说：“孩子的好坏是生就的，胚子不好大人再好也没用！”

志才说：“你这话不对！”

“不对不对，就是你对！”

爱华说着站了起来。

陈红说：“哥哥，你路上辛苦了，我们就早点休息吧。”

大家便洗洗脸洗洗脚，各自进了房间。

陈荣睡在床上想，觉得外甥女儿有点脾气，好像对丈夫不太好。但他又想，爱华刚被老板炒，又到这个老板店里吃饭，心中不快也是常情。他想着，不久就进入了梦乡。深夜，却被一个声音惊醒，他仔细听听，好像两个人的打架声，又像是争吵声，但听不真切。一会儿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你们不要吵了，有话明天再说吧！”

陈荣听出这是他表妹的声音，在房门外劝儿子和媳妇不要吵架。

夜深了，窗外透进秋月的光亮，人声过后又进入了夜的寂静。但是，陈荣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他发现外甥女儿不在了。红表妹告诉他：“唉，真是一言难尽呀！”

陈荣望着表妹，等她说下去。

陈红说：“荣哥，这么多年了，你才回来一次，照理，我应该说些开心的事，但你是我表哥，从小一起长大，好像一个人一样，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隐瞒。”

陈荣点点头，说：“红妹，你有什么说出来好，闷在心里难过，说吧，荣哥听着呢。”

陈红说：“昨天夜里你一定听到了，这一对夫妻，常常叮叮当当，因为一点小事就呛起来，到了半夜三更就大吵大闹，有时动手打起来，要是我不跑过去喊喊，恐怕真会出事。不过听到我的喊声，他们也就停了。”

陈荣安慰道：“妹妹，你也不要太操心了，小夫妻之间吵吵闹闹，也是常有的事，有人认为，家里人吵吵闹闹，才有意思呢，你呀就别去管他们，他们都大了，敏敏已经十多岁了，你就想开点，一只眼睁一只眼闭，随他们去。”

陈红说：“哎哟，表哥，你说得轻松，表哥，你知道吗，自从你妹

夫去世之后,志才他兄妹二人,都很小,大的八岁,小的七岁,还有一个老人,你说我这个日子怎么过,但我都挺过来了。志才还读到高中毕业,他妹子还读完了初中,你说容易不容易。”

陈荣看到表妹的眼睛红红的,不敢再说什么,只是说:“那时,是不容易,现在不同了,生活好了。”

陈红说:“生活好了是不错,可受气多了比生活苦还要难受。”

陈红眼里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就哗哗地掉落下来。她连忙站起来向灶间里走去,用毛巾擦脸。

陈荣低头沉思。

陈红站在他跟前,说:“荣哥呀,你还不知道你这个外甥媳妇,她心不坏,可她对我不好,对我不好也就算了,但应该对我儿子好一点啊,可她总是说我儿子这也不行那也不如人家,好像别的男人都好,唯独自己的丈夫不行。你说我听了心里好受吗 再说,动不动往娘家一躲,志才不去请她,她是不会回来的。今天她又回娘家去了。这下可好了,她没了工作,不知到哪一天才能请回来!”

陈荣问:“这次她为什么要走?……”

陈红打断了她表哥的话,说:“早晨我问志才,你们昨夜为什么要吵架?舅舅难得来一次不怕难为情?他说,昨夜吃饭之后他去找爱华的老板,叫老板还让爱华去做,刘老板开始不答应,后来答应了。夜里他把这事告诉她,可她不去 到了半夜,志才又跟她说,她嫌丈夫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就斗起来了。”

陈荣说:“噢,原来是这样。你不要急,下午我到阿芬那里去,劝劝也许会答应。”

陈荣的表妹点点头,说:“好吧,这全靠你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陈荣的姨表妹芬打来的,请他早点去她家。他答应了。

4

陈荣离开张家时对红表妹说了，到了潘家他会劝他的外甥媳妇也是他的外甥女儿爱华回爱民饭店去的，因为根据眼前的情况，下岗人数多，想找个称心满意的工作不易，刘老板能答应继续聘用爱华全是看在老朋友志才的面上，不能让她的丈夫没面子，再说找不到工作就少了一份收入，红表妹家里的生活也不宽裕，外甥的工资也不高，还要供敏敏上学，所以陈荣决心要完成红表妹委婉地交给他的这个任务，让爱华回心转意，即使面子上不好过，为了一个“钱”字，就委屈一点，再去上班。然而到了潘家，见了芬表妹，谈到此事，却知道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芬表妹对陈荣说：“荣哥你不知道，爱华不肯再进这家饭店是有她的打算的。”

陈荣问：“莫非爱华找到更好的单位了？”

芬表妹说：“不是的，他要自己开饭店。”

陈荣说：“自己开饭店好是好，就是要有条件。不过，开个小饭店也容易……”

“不呢，”芬芬说：“她的胃口大呢，她要跟爱民饭店比个高低呢。”

陈荣说：“是吗！看不出我的外甥女儿还真有点志气呢。那么，这个打算为什么不告诉志才呢？”

芬芬说：“这问题我问过爱华，爱华说，时机还没成熟。”

“这我就不懂了，老婆想做一件事告诉丈夫，得到丈夫的支持，不是更好吗？”

芬芬压低了声音，说：“表哥，你不知道，我说出来你不要说给你那个红表妹听，阿红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陈荣说：“一定一定，不该说的一定不说。”

芬芬说：“最近爱华碰到一个大老板，搞房产的，这人姓陆，叫华新，对爱华很好，也很规矩，是个正派人，他答应爱华，要是开饭店，资金问题，他可以帮助解决。”

陈荣说：“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很多，可别是个骗子。”

芬芬说：“不会的，他到我家里来过，看得出不像是坏人。”

坐在旁边一直不开口的妹夫潘智插了一句，说：“坏人的脸上不会贴标签，你怎么看得出来？”

“老头子，你又瞎说了，照你这么说，什么事也别想做了。爱华不想告诉志才，就是怕你们这些捧着卵子过河的胆小鬼捣蛋。”

潘智说：“我看这事没有这么简单！”

“爱华不是小孩，快到四十岁的人了，用不着你去操心，你还是去下你的棋吧！”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潘智说：“要是爱华出了什么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陈荣怕夫妻二人吵起来，连忙把话题转了过来，问：“妹夫，你现在身体好吗？你喜欢下棋？下什么棋，象棋？”

一提到下棋，陈荣的表妹夫话就多了。他表妹看看时间不早了，就说：“荣哥，你们聊聊，爱华快要回来了。”说着就向灶间走去，做晚饭了。

傍晚，夜幕降临了，一盏日光灯发出的光柔和地照在雪白的墙壁上，照在坐在堂屋里的几个人脸庞上，显出焦急的神情。一会

儿,爱华回来了,她显得很年轻,短发、双眼皮、大眼睛、圆脸,在白色衬衫的衬托下,皮肤显得格外洁白,等待很久的张志才见了她觉得有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只有在十二年前结婚的时候才有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在心中不由地“格顿”一下,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紧张,莫名的不祥之兆,顿时,他想起昨夜好友刘祥生临走时说的一句话:“人长得太美不是好事。”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不出,猜不透,现在他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但他一下子否定了,心里说:“不会的,不会的。”

这时,桌上的菜已经摆满,芬芬喊着大家快上来喝酒,敏敏也从楼梯上跑下来,问她妈妈:“妈妈妈妈,你到哪里去了,这么迟才回来,害得大家饿肚子。”

“少废话,”她妈妈说:“快吃吧。”

敏敏有两个窝,一个在奶奶那里,一个在婆婆那里,她想到哪里住就到哪里住,来去自由,但一般的情况下,是跟着母亲转,她妈妈到哪里她也到哪里。现在她妈妈回娘家了,她自然到婆婆家了。

家宴当然不如饭店里丰盛,芬芬不停地给表哥挟菜,不停地说:“没有什么好菜,荣哥,吃呀,吃呀!”

陈荣说:“吃,吃,大家吃。”

一桌六个人在吃喝的过程中,除了敬酒、挟菜、要对方多吃些以外少不了谈些各人的见闻、国家大事,他们吃着,一边喝一边说,不知不觉吃得差不多了。敏敏放下碗筷,对婆婆说:“我上楼去看电视了。”她刚说完,电话铃响了,敏敏拿起听筒“喂”了一声,从电话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敏敏问:“你是华叔叔吗?”爱华知道,这是华新打来的电话,等敏敏喊她时就上去接电话了。

这时志才的肌肉绷得很紧,脉管里的血液也流动得特别快,他倾听着爱华在电话里说的每一个字和词,当他听到“好的,我马上就来”时,他也站起了身,对客人说:“舅舅,我也走了。”当爱华走

向门口要走时,他紧跟着她,一起跨出了大门槛,爱华说:“你急什么 我有事,你跟着我干什么?”

志才说:“我陪陪你不好吗?”

“讨厌!”这两个字在夜空中盘旋。

5

表兄妹相聚,有许许多多话要说,这一夜他们谈得很多,睡得很晚,时钟已经敲过十二下了,他们还没有睡。爱华也很迟很迟还没回来,陈荣问:“爱华怎么到现在还不回 是不是跟志才一起回去了?”

芬芬说:“不会的,自己的孩子自己有数,她是不会轻易回去的。”

表妹夫说:“她的坏脾气都是你宠出来的,你害了她!”

芬芬说:“我宠她,就你好,对孩子不闻不问,哪有像你这样做老子的人!”

老俩口又斗起嘴来了。就在这时,大门被推开了,爱华回来了。

芬芬见女儿回来了,问她肚子饿吗,是不是再吃一点。爱华说,在外面吃过了,不饿。说着洗洗脚就上楼睡觉去了。

芬芬见时间不早了,便安排表哥去睡,丈夫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自己去灶间准备了一下明天的早餐,就到女儿的房门前,轻轻推开房门,见女儿还没上床,就走进了房间,找了一把椅子,在女儿身旁坐下,问道:“你跟志才两个人在路上没吵起来吧?”

“没有。”

“后来你们到哪里去了？”

“他回家,我去找华新。”

“志才知道你去找华新吗？”

“知道,我告诉他了,我去找我的老同学。”

“他高兴吗？”

“不高兴怎么样？”

芬芬说：“爱华,男女之间的事情也要注意影响,唾沫会淹死人的。”

爱华说：“妈,你不要唠叨了,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自有分寸。你快去睡吧,我也睡了,明天我还有事,华新约我去看房子。”

母亲还想问,却被女儿搀着她的手臂一步一步地走出房间。芬芬刚跨出房门,女儿就把房门关上了。

芬芬回到自己的房间,看见老伴睡得像猪一样沉,鼻孔里不停地发出呼噜声。她睡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想东想西,想这想那,特别是想到华新这个穿着讲究、很有气派、说话随和很有礼貌的人物来到女儿身旁,女儿对他好像情有独钟的情景,她再也无法入睡,眼前时时出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画面,这些画面上的人物所做出的事情又是那样动魄,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一个女人从悬崖上往下跳的时候,她吓得惊叫起来,把老伴从睡梦中惊醒。

潘智从床上坐起来急急地喊：“芬芬,芬芬,你怎么啦？”

芬芬摸摸自己的脸,满头满脸都是汗,原来她是在做梦,做了一场恶梦。第二天,她把这事告诉表哥,问他这梦好不好,她说她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她很担心,担心女儿会不会出事。陈荣安慰她,叫她不要去想,白天多想了,夜里会做梦。

芬芬说：“我白天从来没有想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见过这种事情。”

陈荣说：“你想想，电视里电影里，这类镜头多得很，不会没有看过。”

芬芬说：“你这么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我看一部武打片，常常看到一个人从屋顶上跳下去，另一个人跟着跳下去……真怕人。”

表兄妹二人正说着，爱华过来了，说：“妈，中午我不回来吃，你们不要等。”说着就匆匆走出大门。

陈荣望着爱华的背影，心里说：“这孩子心倒很高。”